



茅盾主编

半 年 谈

刊 月 半

5

最新出版

後方小喜劇

陳白塵著

(獨幕劇集)
每冊二元五角

本書包括五個獨幕劇，大半是作者在一九四〇年寫出的。其中兩個寫的是抗戰期中後方的喜劇，這就是本書題名的所由來。這兩個劇一個是「未婚夫妻」，去年在重慶上演曾轟動一時，寫一對訂婚而尚未結婚的青年男女，抱著滿腔熱望，投向抗戰後方的某大城市。適逢各機關限用女職員，他們不得不隱諱他們之間的關係，又因房東非是已經結過婚的夫婦不肯租給房屋，他們對房東也說了謊。他們兩人向這兩方面，盡力喬飾周旋，以致鬧出許多笑話。另一個是「禁止小便」，寫機關中的黑暗情形，是極好的諷刺。其餘三個是「封鎖線上」、「羅國富」和「火燄」，都是寫戰區和游擊區的故事，這些故事裏面，有偽軍反正，有游擊隊員在飢寒交迫中的堅持他們的任務，有老百姓的正義抗敵，人物生動親切，劇情緊湊自然。作者超越的寫劇技巧，在「太平天國」等劇中早已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總經售

香港砵甸
乍街二號

光夏書店

華談 (半月刊)

第五期(三十年十一月一日)

價		定		期	逢	主編	茅盾
全	半	時	期				
(廿四期)	(十二期)	年	年	定	一 日 十 六 日 出 版	曹克安	
四元八角	二元四角	費	香港七姊妹馬寶道	印	總經售	社	印
四角八分	二角四分	港澳郵費	香港雪廠街太子行	發	行 所	筆	社
二一角	六角	美南洋郵費	星羣書店	許	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文	本刊

主編 茅盾
監印人 曹克安
總經售 社
發行所 筆談
印刷所 國際印刷公司
地址 西文
Belle Lettres
P.O. Box No. 1303 HONG KONG
香港水和街廿八號

華説

又一次站上歷史的哨崗

兩週間

——紀念十月革命廿四週年——

喬木(三)

雄感
隨筆
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
史任遠(三)

魯陵(三)

關於下層及其他
適夷譯(四)

高爾基與契訶夫通信

掌故
羿樓日札
客座雜憶
形天(二五)

柳亞子(二)

軼聞
形天(二五)

關於謝夫琴科的故事
寶權譯(三)

書報春秋：

油船德賓特號
波蘭烽火抒情
記載夫李七(後方生活素描)
林煥平(三)

藝術浪費論 林煥平(三)

——戰時日本文化動態之四——

吳先生(海外一勺之五) 鐵生(三)

甘肅婦女 余嵐(三)

遊記(與印象) 吳先生(海外一勺之五) 鐵生(三)

仇恨(中篇連載) 駱賓基(三)
丁聰插圖

徐特立(三)

八股之害 明(九)

衣冠之盜 立(一)

漂亮名詞 德(三)

柏林人的菜單 華(三)

吏之權威 文(三)

送董老赴京 徐特立(三)

答徐老延安贈別 董必武(三)

民歌與中國音樂創造問題 馬思聰(四)

納粹征服了羅馬 任譯(三)

爸爸打漁去 林仰靜刻(正文前)

兒子長大了 林仰靜刻(二三頁前)

畫 技 時文 拔萃

林煥平(三)

全世界的眼光都

注射在莫斯科之戰。

已經打了二十天

。現在納粹的矛尖在

各點上還沒有逼近莫

斯科中心至五十英

里的，但是納粹已經

死傷了五十多萬，莫

斯科從政治的中心改

變爲鋼鐵似的要塞。

下面是一個對照：

十月上旬，莫斯科「真理報」發出了時局嚴重的

警告，號召蘇維埃人民，紅海陸空軍，爲保衛莫斯科而盡最大的努力；全世界都聽得：這聲音是沉着，堅決，充滿了警惕，然而也充滿了自信力。同時的納粹方面呢，大吹大擂誇大牠的「戰果」，說莫斯科的塔尖已經在望，莫斯科旦夕可下，紅軍已經崩潰。

十月中旬過完，「真理報」的聲音還是那樣充滿了警惕，充滿了自信力，還是那樣沉着，堅決。但是納粹方面却「措辭謹慎」起來，說莫斯科不能很快地攻克，說要包圍莫斯科還有許多困難，說愈近莫斯科則需要掃除的障礙愈多了。羅馬方面則已承認，即使莫斯科攻了下來，對蘇戰爭的結束期還是很遠很遠。

東戰場的後方怎樣呢？

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人的游擊隊十萬人控制了

西部塞爾維亞，聲勢大增，南斯拉夫的納粹代理人

十萬火急要求派七師兵去鎮壓，意大利軍艦砲轟沿海

地帶，阻止游擊隊的發展。捷克各軍火工廠特別是飛

機和坦克製造廠的工人接連大罷工，保京亦有同樣的

罷工。荷蘭、挪威人民之經常的破壞工作，更不用說

。德國本部的工業生產一天天低落。蘇聯淪陷區內的

游擊戰爭日益壯大，單看一點：納粹把軍用品運上前綫，非有坦克車保護不行，因此汽油的消耗增加了一

倍。

然而蘇聯還保有大量的精良的後備軍在手裏，沒用出來。「爲什麼不馬上用出來呢？」因爲這是長期戰爭。而且因爲蘇聯是負有解放人類的責任的，牠的戰爭計劃是更長期的。

美國國會通過了武裝商船。日本近衛內閣突然倒台，現役軍人東條中將居然做了首相，發表政見，說是：貫徹解決「中國事變」，更加支持軸心關係。

但是又據說：對美談判仍將繼續，而且還要乘勢「努力」解決日蘇間的一些「懸案」。

有一條小新聞頗有「立此存照」的價值：「蘇黎支十八日合衆社電，據報羅軍在阿克爾曼及連爾諾維茲之隨軍妓院，現正充滿猶太少女，此等少女係從家庭中拉出者。而在基斯夫，不管種族法之禁止，猶太少女亦充滿於單獨供德士兵使用的隨軍妓院云。」希特勒欺騙手法最後一條也在德國士兵面前扯毀了！





又一次站上歷史的哨崗

喬木

——紀念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

人迷失歸路；這樣的事情今天固然是層出不窮，就是在二十四年前的那一天，同樣是史不絕書。

隨手拈來，一個美國的記者當時就在他的日記上

記過如下的一段插話：

「星期三，十一月七日（一九一七），起身甚遲。當我走上尼夫斯基街的時候，彼得和保羅二大要塞的午砲已經在響。寒意侵人的一天……」

在摩爾斯加亞廣場轉彎的地位，我跑到貢保爾上

尉那裏，他是少數黨衛隊的隊員，少數黨軍事局的書記。當我問他武裝起義是不是真的發生了的時候，他疲倦地縮着肩頭回答道：

「鬼知道！多數黨可以抓到政權，不過他們掌握那政權不能超過三天以上。他們沒有管理政府的人。不過也好，讓他們試試看——試試就會完結他們的！」

……

十一月七日，午前二時武裝起義開始……

緊跟着十一月七日午前二時所發生的一連串的改變了俄羅斯，改變了世界的事件是我們熟知的；然而每當歷史的車頭開始激烈的轉轉的時候，總有一些

在斯摩倫尼蘇維埃大會的會場門口，我碰到了里亞薩諾夫，他是職工會的副主席，臉上的顏色看上去很黑，他嚼着他那灰色的小鬍，正在那里叫：

『那簡直是發瘋，發瘋，歐洲的工人階級是不會

動的！所有俄國都——。」

他失望的搖着他的手跑去了，里亞薩諾夫和卡門涅夫一道，是反對武裝起義的。（「約翰·里特：『震動世界的十日』」，紐約，現代文庫，一九三四年版，七六頁，八五—八六頁）

這是十月革命當時兩個主要的反對派的意見，一個從國內形勢出發，認為多數黨不能掌握政權，縱即掌握政權亦不能維持過三天以上；一個從國際形勢出發，認為多數黨不應該奪取政權，歐洲的工人階級不動，奪取政權簡直是發瘋。

關於前者，我們知道，十月革命到今天不但過了三天，而且是過了八萬六千四百天——十二萬五千四百個三天；在這當中，蘇聯的革命政黨不但學會了管理國家機器，而且通過了戰時共產主義，新經濟政策和三個五年計劃，澈底的改變了俄羅斯的經濟結構；我們不知道貢保爾上尉現在還活着否，他對於上面發表的意見還堅持不；不過，他縱即健在，縱即堅持，今天他也應該低頭無言了。

然而重要的不是貢保爾上尉所代表的意見，而是里亞薩諾夫在當時所發表的見解；這一個見解在理論上持之有故，言之成章，而即至今日，它還能說得過去；他們可以說，蘇聯在這一次的德蘇戰爭中是必然失敗的，因為十月革命一開始就是發瘋，在歐洲工人階級不動的條件下，蘇聯在二十四年前根本就不應該建立。

這是有名的托派的理論的原形。

在理論的根據上，這一派會引經據典，說明先哲們曾經怎樣諄諄不倦的告訴過人們，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以國際為範圍，一個國家內的社會主義

義是不可能的；五年計劃是妄想，蘇聯的和平政策徒勞而無功，蘇聯不發動世界革命，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即將吞滅蘇聯。這一派人把革命理論得到資本主義世界那樣大的醜惡、當年托洛斯基被刺而死的時候，倫敦市的某樓威爾斯竟與之為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蘇聯二十四年的存在，這一事實答覆了這一派的空洞理論，然而單是這一點是不夠的，蘇聯的領導者從伊里奇開始，從未有過一刻忘記了蘇聯和其他強者在社會制度上的矛盾和對立以及跟着這矛盾和這對立而來的對於蘇聯的威脅。然而解除這些威脅的方法不在空洞的說明一國社會主義的不可能，而是在運用一切策略，使社會主義建設在一個國家內可能。在這些策略當中，基本原則在利用資本主義列強的矛盾，防止蘇聯誠然是蘇聯的不幸；然而德蘇戰爭一爆發，英蘇的即結成同盟，英美中蘇立即形成了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統一戰線，不是德帝國主義更大的不幸嗎？

蘇聯是一定勝利的，那不但因為二十四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蘇聯抗戰的基礎，而且是因為英美之流的悲觀主義者，又將從那些陰暗的角落裏，像爬虫一樣的伸出頭來是極其自然的；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一輩的破產是用不着等到明年的。二四四年了，縮僂那些艱難的日子，那天已經安詳的躺在紅場之旁的巨人，我們只有信心，信

關於下層及其他



適夷譯

——契訶夫高爾基通信

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柳比莫夫加）

親愛的亞歷克舍·馬克西摩維支，您的戲劇已經讀過了（一），那是完全新穎，而且無疑是好的。第二幕很好，最好也最有力，當我快將讀完時，我歡喜得幾乎跳起來了。觀眾離開劇場的時候，一定會帶去陰暗憂鬱的氣氛（二），而您也一定可以從此卸去樂天主義者的聲名。我的妻子決定演華西里莎，在惡的婦人（三），維西納夫斯基他會表演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的縫紉人，他相信這是他的腳色。魯加——唉——亞爾丘姆不行，他要演這個腳色，老重覆着相同的說教，一定會累得不堪，但他演警官一定出色，這是他的腳色。情婦的女人（四）是薩馬洛華。在您劇中最成功的一個腳色，那個戲子，必須讀有經驗的演員如史泰尼夫拉夫斯基來演。

歌與中國樂曲題

馬

恩

曉



中國有最優美的
民歌，有最落後的音
樂。

有旋律之美，但總覺深厚不足，我想這大約是歷史的傳統關係，中國的文化是自北而南，北方的民歌是在長遠的歷史中精華堆積所形成，南方就沒有這樣長遠的歷史了。

◆ ◆ ◆

許多人認定中國古樂是怎樣高深美妙，神祕莫測，否則鳳凰怎肯屈臨，孔子怎會「三月不知肉味」呢？可惜的是後來失傳了，這種美妙的音樂不復聞於今世，這是古人比今人高明

男爵由加卻洛夫演。

在第四幕中，您送走了最有興味的人物（除戲子以外），您得担心，這將發生怎樣的結果。也許這一幕會顯得有一點沉悶和多餘的東西，由於興味濃厚的演員退場，場子上只留下一些中等的演員。戲子的死很可怕，您沒有準備伏線，好似突然打觀眾的耳括子。還有男爵爲什麼流落宿店，他爲什麼是男爵——這也缺欠明瞭。

八月十日左右，我回耶爾泰（妻子仍留在莫斯科），八月內仍來莫斯科（五），暫作滯留，如不發生特別事故，準備住到十二月。您一定想看看小市民和新劇本的排演（六），可不可以離開亞爾薩馬斯

來莫斯科，難道一星期也不行麼（七）？我聽說有人正在奔走，請求許可您到莫斯科來。在莫城，李亞諾作夫劇場正在改建藝術劇場，工程現方進行，預定十月十五日左右完工。公演大概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開始，不能更早，我想大概因天雨妨礙建築的速成，簡直是發瘋似的下雨呢。

我現在柳比莫夫加的亞歷克舍夫的別墅，一天到晚釣魚。這兒的

河水清澈而深，魚很多，因此把我弄餓了，連自己都有點討厭呢。

奧里迦看起來正在復元，她向您問好，並乞爲我向雷加鐵里娜·伯芙洛芙娜（八），馬克辛加（九），和小姐問好。

L·安特列夫的「思想」（十）——野心很大，可是不甚可解。看來好似一種多餘而有才的作品。安特列夫缺欠樸素，他的才能使人聯想起人工的鶯歌。史基泰萊茲（十一），只是一隻麻雀，却是真正的活的

的一個證據。作爲「今人」的我，不大知道天高地厚，不大相信「古人」有這麼高明，古樂的失傳不是全靠這麼一件悲痛的事情。我推想北方民歌中仍然保存着大部分的「音樂」的氣息，老百姓保存民歌的方式是活動的，而不是停滯的，是變化的而不是固定的。

◆ ◆ ◆

短小的民歌分外精采。長了變成傭曲或京戲就不復有真純天然的風格了，在其中嗅出了士大夫和樂匠的氣味，就不痛快，它們長而單調，平鋪而過，不高不低，不喜不怒，不哀不樂。

所以還是老百姓高明，他們的歌聲老是那麼新鮮，動人，優美。流露着真情，且蘊藏着最不調的旋律的變化，在雲霧的翅膀，丁丁，丁丁，半隱兩側，本性在濕池邊一面工作，一面唱歌，感動極了。那是我生平聽音樂最感

麻雀。

八月終一定見面罷。

祝健康無恙，不要沉悶。亞歷克辛來，他詳細談了您的近況。

您的 A · 契訶夫

劇本已寄還，收到後乞示知。我的通訊處是納格林奴街歌內茲加耶家。

題名可別用着急，慢慢可以想出來的。

高爾基給契訶夫

(一九〇二年八月初 亞爾薩馬斯)

第四幕——並不擔心，而且——全部都不擔心，您看，我是這樣
的自暴自棄。

唉，不知能不能讓我來莫斯科！

很想見您，更想看您的戲出排（十二），還有自己的，而且也想
見見許多朋友——見見那些走路很快，不繫花領帶，除了醃肉，醫生
太太的品行，六十六或六百六十六的輸贏之外還談些別的話語的人。

這地方我有點厭倦了。三十六口大鐘（十三），在我頭中鳴響，胸口
頭像不添油的大車輪，吱軋作響。食慾還不算壞，正在吞砒素。

現在正等內米洛維支（十四），希望他十日能來。您知道夏略賓
現在什麼地方？最好向他借點錢，讓我向省長要求，可以去趕一次定
期市集；爲了上帝的光榮和古都尼士尼的名譽，大大荒唐一下。現在

動中的幾個片羽中之二 每回「新
曼帝克」，多麼熱情而又天真，只有
音樂能表現出那種感情，他們也並沒
有選另外一種方法來表達他們的感情
，因爲自然的法則規定只有音樂是最
好的工具。



詩經三百篇，可惜孔子不會把音
樂部分一同保留下來。詩經便是古代

的民歌，歌詞美極了，音樂一定更美
——不一定比現在的民歌美——如果
把「不要上房簷哥哥，好人稀少壞人
多，」而不把

4 3556/13.216.5—/555/11/123/5 1

一同記錄起來，豈不是捨金取銀？

在北平的時候，胡適之先生給我看
許多民謡，那是他們一班人組成的一個「民謡研究會」所搜集的，也是
省略了音樂部分。我總引爲憾事。因
爲音樂部分比歌詞方面，要寶貴得多

我除了牛奶——別的什麼液體都不進嘴。

如果到秋天為止還不讓我離開這兒，我會和對鄰查稅吏家的女傭發生戀愛，把她帶到城中最高的鐘樓上去，跳樓自殺，當然是同她一起。這一定會轟動——M·高爾基的悲劇的死。或者是——這兒有一個頭戴孔弗拉特帽（十五），手拿鞭子牽着狗在街上散步的婦人，她每次遇見『重要監視人』就做出輕蔑的臉別過頭去。我會一把抓起她的左腿，把她丟進臭污的鵝池，然後請她讀一年莫斯科導報（十六），

除了其中的官報。任便什麼樣都好罷！凡是想活命的生物都應該憐憫。這就變成『M·高爾基的暴行』。總之，我要給報紙『供給材料』要是不讓我離開這兒。

天在下雨，真要命！狗在吠，烏鵲呷呷的叫，雄雞高歌，教堂的鐘聲在響。可是——沒有人！路上只有神父在走，探尋有沒有人要下葬，就是出三十哥貝克也行。查稅吏家的女傭——萬居民中最有趣味的女子，可是這個女魔，一定會被那些拜倒石榴裙下者掛成片片，要不然，就跟維納拉正牽住他的鼻子一般，熱心地服侍着亞莫爾。

最近鄰居的一位皮匠吊死了，我跑去看，他向觀眾吐出一條長舌子，好似在說——怎麼樣，我可從你們手里逃出來了，可是你們，哼，要看看個絕寵！好好過活去！但他的房東太太——在哭，他欠了她十一盧布十五哥貝克，沒有還她。

唉，真難受，好似冬天淹在冷水中，四方八面撩撥你，壓迫你。向夫人問好。她演華西里莎——再好沒有了。我很希望。

，幸而近年來好些人把這缺憾補救回來了。



聽見許多人說我們從事音樂者應當把『國樂』『改良』，好像『國樂』『像舊皮鞋似的，可以加以修補，於是問題又涉到中國樂器上面去，是要『改良』的。

首先把問題分析清楚，不要把樂器與音樂本身混爲一談，樂器是音樂的工具，是一件物質，可以改良，音樂本身却不能叫做『改良』，只可以叫做『創造』，胡琴改良了變成小提琴，簫改良了變成牛音長笛，這是樂器家 *Lathie* 的事情，音樂本身則是作曲家的事情。

目前的問題該是『中國音樂創造』的問題，這問題是要『作曲人才』去解決的，把和聲學，對位法，逐追曲，古典，浪漫，象徵達達主義的音樂，各種民歌，吞下去，消化了，加

那末再見！

緊緊握手！

謝謝您。

A · 沃西可夫

譯者——上二信選自契訶夫高爾基通訊集，（係集中第八十及第八十一信）當時契訶夫寄寓於莫斯科附近史泰尼施拉夫斯基家的別墅，高爾基則因彼得堡學生暴動案的牽連，被當局逐出尼士尼，在亞爾薩馬斯過着受監視的流放生活。這期間他寫成了第二個劇本下層，即信中所說的新劇本。高氏寫作戲劇，甚得契訶夫鼓勵，此劇成後，即以原稿寄契訶夫乞政，並預備在藝術劇場演出事。

附 註

- (一) 下層。
- (二) 契氏的預測不錯，下層上演後博得空前未有的成功。
- (三) 契氏的夫人奧里迦·庫尼貝爾為藝術劇場著名的女演員。後來她在下層中演娜斯佳，未演華西里莎。

(四) 下層中的克瓦西尼亞。

(五) 契氏於八月間回耶爾泰，至十月始重來莫斯科。

(六) 是年十月開始，在莫斯科上演小市民。下層於十一月開始排演。

(七) 下層排演時，高氏得許可到莫斯科。

上創作慾，這樣形成的作曲家，有着真的技巧，透切的眼光，讓他們去創作他們自己的音樂，問題只有這樣去解決。

至於怎樣去培養作曲家，那是「中國音樂教育」的問題了。

俄國音樂自Glinka以來已是三代了，前一代如 Tschai Korsky, Monosogski, Borodine等，都在世界樂壇發出異彩，現在這一代如Smetana, Dvorak, Duniayevski等，又有另一種作風。他們是現時代的俄國的反映。同是俄國的聲音。時代一變遷，作風也變遷了。



再過數十年，中國音樂也許有着世界樂壇上最足誇耀的交響樂，歌劇，舞踊等等，我們的子孫輩回瞻我們這一輩在聽京戲，粵劇，帳曲，也許覺得很好笑吧。

(八) 高爾基的妻子。

(十) 莱奥尼特·安特列夫的作品。

(十一) 流浪人出身之作家，被名爲「高爾基的後輩」。

(十二) 指「三姊妹」的排演，此次並非初演（初演於一九〇一年一月卅一日）。

(十三) 亞爾薩斯地方有三十六所教堂。

(十四) 即丹兼珂，因和高氏討論下層，特往亞爾薩斯訪問。

(十五) 一種四方頂三角形的波蘭帽。

(十六) 保守派的報紙。



二十世紀中國開始第一代的音樂

創作，歐洲比我們早四百年，俄國比我們早百年，我們進行方式不能不成爲跳躍式的，跳躍式是危險的，好在我們常有最優秀的民歌做根底。

正如中國的一切，前程是最光輝遠大的。中國音樂也必然是這一切中之一。（摘自九月廿七日大公報）

八股之害

呂留良「東莊詩存注」：明末有人揭帖於朝堂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贊敬。晚生文八股頓首」。明亡雖非盡因「八股」，然「八股」要爲明亡諸原因之一，奈何今之復古者恨不復興「八股」，而粉飾太平者又天天獎勵新八股耶？

（明）

昇樓日札

五子

九·舊齋新酒

余自束髮受書，即喜舞文弄墨。五四以還，深信新文學必然發展，舊文學必然沒落，一度且主張以世界語代替漢文矣。顧於文言文及舊體詩，終以習染太深，未能絕緣。自啞矛盾，則舉舊齋盛新酒爲解，欲以新思想鎔鑄入舊風格之中。且冀舊文學自我而盡，以後不再有人沉溺其間，致廢時而失事。『圖南集』中有『贈步陶芭樓伉儷』長歌一首，即闡發斯旨，錄之如下：『步陶先生南社良，六旬有三體力強。神完氣足筋力健，徒步陟降陵阜岡。論交卅載溯滻海，覆杯一夕愁吳闌。同興樓上再相見，羣流雜遝意未央。豈期握手在絕域，更聞嘉耦聯鴻光。枯楊生稊占終吉，女蘿蔓裊喬松長。金闈國士亦英絕，

精研科學能文章。調和鼎鼐見餘技，良宵款客羅酒漿。烹鮮治國原一例，非驅女傑歸閨房。平生切齒希特勒，稍慚口福貪羹湯。杯盤甫撤陳茗果，雄談衆客都觥觥。疎懶願我獨隅坐，沈思冥賞非張皇。沈思隅坐究何苦，主人有問殊未詳。詩歌新舊孰優劣，播新除舊吾非狂。萬事萬物歸進化，華路藍縷成康莊。卽以詩論豈殊致，廣歌颺拜原杳茫。葩經有作楚騷繙，恢弘漢魏成齊梁。文辭六代豈頽弊，駢精儼美。

追毫芒。起衰振廢欺人耳，沿流遂爾開三唐。宋詞元曲稱作手，明清何遽非明堂。自珍變體金和續，平心未擬菲黃康。績溪崛起趁風會，詩界革命大旆揚。志摩纘碎我不喜，獨喜光慈沫若九天九地能翱翔。

五四至今未及三十稔，安見來者遂無陶謝李杜兼蘇黃。步陶先生休太息，舊詩終廢新詩張。繼往開來吾有願，願以吾詩舊囊新酒成津梁。舊詩會入博物館，新詩好置飛機場。圖南鵬翼九萬里，何似飛剪橫渡太平洋。吾言未終聽者休疑訝，政治問題豈異文學問題亦應後起者僵。小康大同見禮運，據亂昇平太平三世稱公羊。頑強封建當殲滅，〔〔〔〔〔〔〔〔〕〕〕〕〕〕〕。聰明天亶國父孫，微言大義直與馬列相頌頌。三民主義新中國，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終無疆。高談大睨豈荒誕，曾看碧海生紅桑。此時步陶先生正健在，行見杖朝杖國非杖鄉。苦櫟夫人更未老，亦應出其所學教國庠。賤子不才復何事，願以長歌侑酒共盡三千觴。」此詩於文學政治均有所論列，力主大同進化之論。詩之工拙爲另一問題，要之現代中國文人之爲舊體詩而具有此等理想者，頗信其正復不多也。

十·代表作

今人論詩，好言代表作。余一九二四年有『空言』一詩云：『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總非宜。能持主義融科學，獨拜彌天馬克思。』雖寥寥二十八字，自謂足稱余之代表作矣。

正如你

納粹羅

也許已經揣

度到，德國人

抓住了意



了服粹

了大利的頭髮

處充滿着納粹黨徒，有的穿雄糾糾的軍服，有的穿便服，為數約在一萬五千到兩萬五千之間。

穿着制服的納粹們，在各大食物店和咖啡館擠擁着，東一東西一桌，相互招呼着。意大利人還是常常到這些地方來，但是他們不喜歡他們的客人。一則德國人使用着他們的「旅行馬克」，這種「旅行馬克」，希特勒說是有着價值，可以拿到店鋪買東西。再則怕引起英國人來轟炸。但意大利人最怕的一點，却在這是柏林方面澈底佔領意國的開端。從所聽到的謠傳到判斷，現在有德軍廿五萬左右在意大利境內。

把廣州失守兩年多以後的今日的轎夫李七，也列為「多餘的人」，是有點冤枉的。

我從什麼根據來下這個判斷呢？也是以他的非意識的，向時又近於牢騷的，坦率的自白為根據的。

X

X

X

我以後還有沒有機會碰到轎夫李七，那不知道——也許是再沒有機會了——但到今天為止，我也祇不過和他相敘一天，和凌晨中幾秒鐘的話別。

也許因為白土是小鎮，昨夜沒有軍警老爺來打擾清夢，凌晨起床，精神爽朗，立刻坐轎子上蒼城去。希望這一天能趕到蒼城，第二天就可以到廣海了。走了約三十五里，在一處山崗上的茶亭裏，轎子停下來，轎夫和我都吃了早飯。轎子轉駁了，我坐了另外一乘轎子。這兩個轎夫，一個是土頭土腦的大笨伯，我且擋下不提他。另一個，却很引起我的注意。他是瘦高個子，乍看去似乎不很健康，但兩年來在日雨風霜中的辛苦勞動，已把他鍛鍊出乎意外的結實。這在以後這大半天的時間中，他能走一百二十里，和他自己說的：「現在一天走一百五十里，是很平常的了。」，得到了證明。他的眼睛長而尖，特

記轎夫李七

林煥平

◆ ◆ ◆

無論納粹的數目有多少，總之，

現在他們控制着羅馬的一切事情了。

他們控制手段的第一步就是給「意大利防空團」教練射擊方法。關於這件

事，意大利法西斯的砲手有過一個悲慘的時期他們不曉得怎樣應用砲彈的信管，怎樣管理他們的裝備。會有許多

人，因為裝錯了砲彈而致死或受傷！德國教師設法使這種失事大大減少

，至少在訓練時候是這樣。但是，將來空襲真正來臨，他們是否記得他們的功課，我們還須等着看。羅馬是還沒有遭受過轟炸呢。

歐戰開始的時候，意國當局曾經忙着建築防空洞。後來這種情緒減低下去，羅馬有許多防空洞都全用木料造了，那就是靠牆壁來支撐的簡陋的木棚。納粹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譴責這些防空洞的無用，叫意人拆掉。

別的銳利和狡猾，他的皮膚雖然很粗黑，但他臉部的表情，一弛一張，都完全和他的眼睛的轉動相配合。他的眼睛和表情，就是沒有聲音的說話。我在上轎的瞬間，就起了內心的恐怖……

——這傢伙似乎很鬼怪，萬一在路上有不軌的行動……這並不是過慮。因為這時正是廢歷新年，路上來往商旅很少，假如身上帶的三兩百塊錢的旅費和兩件禦寒衣服都被搶光了，那真是天曉得我的命運……

使我起這種恐怖的那位轎夫，就是我所要記的李七。

他們抬輪一步步走得很踏實，不快也不慢，心裏異常着急的我，却覺得很慢。我催促他們說：

「喂！請走快一點，我是要趕路的。」

「唉！先生！」我所疑惑的轎夫，語氣却意外溫和地說，「你知道了。走長路，重在走得勻，不在走得快。要是開始走得快，一下把力氣用完了，以後的路就無法趕了。」

這又很奇怪：他說話的態度頗斯文，而他的話也滿合理。我正想再同他說話，他却爭先說：

「先生！您貴姓？往那兒去？」

「我姓林，」我說，「是上蒼城去的，今晚要趕到。你貴姓？你能給我趕到嗎？」

「小姓李，叫李七。」這時我才知道他是李七。他繼續說：「到蒼城，大概可以吧。到了矮嶺，我們再駁轎便是了。」他又默默的走着。我坐在轎裏，看着他的背脊。



大概六個月以前，羅馬人自己管理着自己的事的時候，他們決定將著名的柯諾納美術館及其拱廊門面造成一個很好的防空洞，墨索里尼的工務局便開始興造。

首先，木匠來鋪好地板，建造成許多小間和長凳，接着，他們用馬車一車又一車地運了沙包來，堆在外面四週。看起來非常好，但都是紙包的。

在這防空洞還未開放以前，有人認為，在春雨中，紙是不能經久的。延擱一會，木匠便用木壁來保護這些沙包。

這些木壁，比法西斯宣傳家的力量更大，又過了些時候有人把政府的招貼貼在上面，最後，這防空洞開放了，千百成羣的羅馬人，認為這是城中最最好的防空洞，便從拱門擁進去參觀。



近幾天都下微雨，但這一天却沒有下。天陰。也不很冷。轎夫才只穿着兩件單衣，還流汗呢。從轎裏展望四野，遠山層巒，清幽如畫；田畝阡陌，點綴着碧綠的蔬菜片片，村婦三兩，提筐繫籃，來去其間。一股恬靜的空氣沁進心頭，啊，優美的南國之冬！

在一個茶亭之前，轎子停了下來。茶亭是供路人休息、喝茶、和抽煙的小棚子，在公路和交通線路上，多得很。從白土到蒼城這條路上，還算是頂少的了。在這種茶亭喝茶，或者兼吃一兩塊餅干兒，如非事前與轎夫講好不包茶水，照例是要客人付錢的。

轎夫泡了一壺茶，酌滿了三杯，李七才微露笑容，客氣地對我說：

「林先生！請喝茶。」

他們倒似乎並非需要怎樣休息，茶喝得很快。茶將喝完，李七又不好意思似地說：

「林先生！我們都沒有烟了。請給我們代付兩包烟錢吧。」

他拿過烟，立刻就用紙捲起來抽。他烟辦似乎頗重。我已經看到

他抽過好幾次的烟了，就在走着的路上，有兩次，沒有火柴，還借過路人的火來駁的。

抽着烟，我們又動身了。這時候，他們和我已經比較熟，拘束的藩籬漸漸的被撇除了。

「林先生！」李七嘴裏唧着烟卷說，「您是有公事趕到蒼城去的嗎？」